

雲南少數民族文學論集



第一集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责任编辑：李缵绪 秦家华

封面设计：吴平

##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94印张 280,000字

1982年4月第一版 198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10299·112

定价：0.80元

# 前 言

一九八一年夏，我省召开了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是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民间文学事业的大会。会议期间，根据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们的要求，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

同志们对分会的成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她很好地把握遍布全省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学术交流，为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四化建设服务。

为此目的，分会成立以后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把近几年来会员同志们发表于各种报刊的有关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选编成集。这一方面是汇集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是给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学习参考资料。《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一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选编出来的。

民族民间文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建国以来，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我省民间文学战线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被发掘出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进入了祖国的文学宝库。我们的评论、研究工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所有这些工作，不仅在文学上有很大意义，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意义。它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鼓舞着他们去

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

当然，在十年浩劫中，民族民间文学战线同其它战线一样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砍杀摧残，这门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学科，也就无法得到继续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民族民间文学获得了新生，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得以迅速恢复起来。在党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关怀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污蔑民族民间文学的种种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同时抓紧时机，抢救濒于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并在搜集的基础上，编写了我省二十二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况。专题理论研究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来，仅《思想战线》、《山茶》、《边疆文艺》等杂志发表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文章就达近百篇之多，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

当前，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为了繁荣和发展我省各民族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研究工作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给予科学的说明。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吸收各民族文学遗产中的精华，来为建设新的民族文学服务。我们研究遗产，研究理论，都应该联系实际，都应该立足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我们的研究领域应该不断扩大。要重视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研究，也要重视对现代、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要重视民间口头创作的研究，也要重视书面文学、作家文学的研

究；要有系统的研究，也要有专题的研究。特别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文学的起源问题、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和搜集、整理与再创作的问题，等等，应该花比较大的力量来进行。我们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给我们提供的多方面的价值，要提倡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

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特点。现在国外研究民间文学的流派很多，对他们的长处，我们当然要吸取，但一定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我们应该从我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极为丰富生动的文学材料出发，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逐步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民间文艺学。我们应该勇于承担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希望这本《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能为同志们的工作提供一点帮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集所选文章的观点，并不都代表分会的看法。在学术问题上，我们提倡按照党的双百方针的精神，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讨论，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

我们打算今后每年力争选编一本这样的论文集。本集选编中存在什么问题，今后应该如何选编，我们都热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教。

本书的编选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 目 录

前言..... (1)

## 理 论 研 究

学习列宁两种文化学说的一点认识  
..... 白族 李缙绪 (1)

关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 吴德辉 (10)

祭坛就是文坛  
——论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学的关系  
..... 黄惠焜 (23)

活的历史和死的概念  
——与黄惠焜同志商榷文学的起源问题  
..... 王 松 (38)

试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  
..... 秦家华 (56)

民间文学悲剧作品漫谈  
..... 史宗龙 (72)

试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问题  
..... 李丛中 (83)

宗教与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试探  
.....徐 鷗 (95)

贝叶寄语  
——试谈傣族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 傣族 岩 峰(103)

浅谈阿奎故事与小乘佛教的关系  
..... 傣族 方峰群(114)

## 神 话 研 究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  
..... 李子贤(121)

九隆神话探源  
..... 白族 赵 棹(135)

试论龙崇拜与古代国家的形成  
.....傅光宇 张福三(143)

也谈我国神话中龙形象的产生  
..... 白族 王明达(163)

白族图腾漫笔  
..... 白族 张 旭(174)

从羿的悲剧看中国原始社会解体期  
..... 邓启耀(187)

## 诗 歌 研 究

《阿诗玛》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  
..... 白族 晓 雪(199)



- 明代纳西族诗人木公和木增  
 ..... 纳西族 赵银棠(216)
- 傣族诗歌的童年  
 ——读《傣族古歌谣》  
 ..... 傣族 岩 林(226)
- 傈僳族的民间诗歌  
 ..... 怒族 叶世富(233)
- 略谈白族民歌中的几种独特样式  
 ..... 张福三 傅光宇(240)
- 试谈白族民歌的艺术风格  
 ..... 白族 尹明举(250)
- 莫把“鸿雁书”带错  
 ..... 白族 段寿桃(260)

## 传说故事研究

- 试论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故事  
 ..... 朱宜初(264)
- 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  
 ..... 杨知勇(280)
- 金马碧鸡的源流  
 ..... 陶学良(296)
- 少数民族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 彝族 左玉堂(303)
- 谈谈佤族的动植物故事  
 ..... 郭思九(316)

## 搜集与整理

勤劳勇敢的颂歌

——史诗《牡帕密帕》整理札记

.....刘辉豪(323)

关于《葫芦信》的问题

.....王国祥(329)

佤山采风札记

.....刘允禔(337)

## 其 他

谈“赞哈”的产生和发展

.....全 荃(344)

谈哈尼族民俗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刘 曙(353)

为蒙冤辞世者的辩白

——从《阿诗玛》的重新整理说起

.....岳文志(362)

沧源崖画与佤族文学

.....史军超(371)

东巴经与纳西族古代文化

.....林向箫(385)

贝叶经——傣族文化的宝藏

.....傣族 艾温扁 征 鹏(396)

# 学习列宁两种文化学说的一点认识

白族 李绩绪

去年以来，我省的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根据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的精神，开展了我省十七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同志们就怎样正确理解和运用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学说，来分析我省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学现象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一点粗浅的认识，求教于民间文学工作者和读者同志们，以期对这个问题求得比较正确的看法。

—

列宁在谈到民族文化问题时，曾经指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列宁全集》第20卷15页）列宁在这里告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人民，在现代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中，既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也有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不要笼统地去提民族文化的口号，以

免模糊了自己的阶级视线，上崩得分子们的当。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不仅是我們认识现代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观点，同时也是我們认识一切阶级社会中民族文化的指导线索，理所当然，也是我們研究民族文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中，每个民族都有统治阶级的文学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学。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是我們研究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时必须注意的。离开了这个基本事实，离开了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原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堕入五里云雾之中，甚至会滑到资产阶级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泥潭中去。过去，由于我們努力贯彻了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使我們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有力地促进了这项工作的开展，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必须看到，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影响了这个科学论断的正确贯彻，在民族文学研究工作中造成了一些混乱。我們应当通过实践，认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我觉得，列宁的这个论断同其他的科学理论一样，是从一定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因而是受时间、空间的制约的。列宁当时讲的是二十世纪初俄国“现代民族中”的民族文化。那时，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反映在民族文化问题上，斗争也非常尖锐复杂。崩得分子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揭露和阐明阶级的底细，“避而不谈这个基本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最起码的真理，而大谈其空话”，企图钝化、愚弄和分化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在崩得分子们这种猖狂的进攻面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联系俄国的实际，揭露了

民族文化的实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问题的观点。这不仅在当时有着巨大的战斗意义，而且至今还放射着不灭的光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问题在于，当今天我们运用这个原则来研究我省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如果不是从每一个民族的实际出发，对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把这个科学论断当作神尺神剪，简单地用它去剪裁某些民族的文学或某一种文学现象，那就曲解了列宁的原意，给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造成恶果。

## 二

我们知道，云南有些兄弟民族，解放前虽已有阶级分化，文学作品已有阶级烙印，但他们基本上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向阶级社会过渡，还没有形成两种对立的文学体系。例如，独龙、景颇、怒、基诺、布朗等族和苦聪人的一些聚居区，这些地方的文学，多数反映的是开天辟地、繁衍人类、民族迁徙以及民族先民同洪水猛兽等大自然的搏斗，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人类先民活生生的历史画面，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珍品，有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它们是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的极宝贵的资料。这些民族的文学，都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我们生吞活剥列宁的论断，拿现代民族的情况去要求他们，硬要到这些民族中去划分，哪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反动的文学体系，哪是代表被压迫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体系，我们就会大失所望。

有些民族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在这些民族中，已有统治阶级的文学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学。我们研究这些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应该紧紧抓住这个线索，揭示出两种文学的斗争，找出其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注意这一点，那就会泾渭不分，真伪难辨。但这些民族的文学情况，同列宁说的现代民族的情况恐怕也还有所不同，亦应从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拿彝、白、纳西这三个民族的文学来说吧。彝族早已有自己的文字，即老彝文，但只在“贝玛”（巫师和歌手）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其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彝族书面文学的“彝文经”中，确有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世界观以及宣扬宿命论的作品，但其中有不少是相当古老的优秀的作品。长达数千行的史诗《查姆》，就是记载于“彝文经”的优秀作品。我们研究彝族文学时，如果把“彝文经”和民间文学对立起来，把前者划为统治阶级的文学体系，把后者划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体系，那就会把彝族文学弄得面目全非，使我们看不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白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其知识分子都是用汉文进行创作。白族从汉、唐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成批的作家出现。这些文人作家，有不少出身于统治阶级，其中个别人思想、立场还比较反动，有不少的人本人就是统治者。因为这些作家立场、世界观的局限，他们的作品往往反映人民的疾苦少，表现个人的恩怨多，有的还写过不好的作品，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但是这些作家曾经写过许多好作品，对白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应当肯定的。例如，南诏宰相杨奇鲲的《途中诗》：“（首缺两句）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还青。海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

趣，王程不敢暂留停。”不仅被载入《全唐诗》，而且至今也还有其艺术生命力。不能因为他是宰相，作品中有忠君思想，就把他划入统治阶级的反动文学之列。明代的杨士云，曾中解元，任过给事中监察御史等官职，但他为人正直，敢于为民请命，写过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好作品。我们不能因为他做过大官，就把他推到反动统治阶级一边。我们在研究白族文学发展史时，如果把文人作家不加分析地划为统治阶级的文学体系，白族文学史就会大为减色，而且要冤枉多少古人啊！纳西族有“东巴文”，因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难写难懂，故只在“东巴”（东巴教教徒）和一些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使用。东巴教的经典“东巴经”长达数百卷，其内容通过“东巴”的保管和传播，在纳西族人民中广泛流传，对纳西族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东巴经”中的作品，有许多宗教色彩相当浓，其内容也往往是宣扬因果报应、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但也有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著名史诗《创世纪》、优秀的叙事长诗《黑白争战》、《鲁摆鲁饶》、《游悲》等等，就是从“东巴经”中翻译出来的。如果认为“东巴经”是宗教经典，而且又常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就通通将其当作统治阶级的文学体系，也就欠妥当了。总之，我觉得，我们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必须努力运用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学说去观察、分析各种复杂纷纭的文学现象，注意文学领域内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却不应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不看对象地到处套用。

### 三

关于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精华和糟粕问题，也是一个必须正确地加以认识的问题。因为云南有些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是这些民族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作出来的。它们犹如群星灿烂的银河，源远流长，瑰丽多姿，五光十色。无论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还是从数量和质量上看，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作品，都占主导地位。这是这些民族历代的人民群众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民族文学中也有不好的乃至坏的作品，有些作品则往往精华与糟粕并存。对这类作品，我们应当坚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原则，给予批判、分析。然而，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往往把那些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成份归于民间文学，而把其中错误的、糟粕的成份说成是受统治阶级的影响，甚至干脆说成是统治阶级的篡改。诚然，历史上，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根据其阶级利益，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曾经对民间文学进行过篡改，这在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是我们研究时必须注意的。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过去往往在缺乏材料根据的情况下，就简单地把那些错误的、糟粕的东西，通通归之于统治阶级的篡改，列为两种文学斗争的表现，是不科学的。就智慧和力量而言，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只有人民才是伟大的。每一个时代的人民，就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天



才。正因为如此，今天，当我们阅读那些远离我们数百年甚至几千年前人民创作的作品时，常常为古代人民那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绮丽的想象惊叹不已！当然，任何时代的人民，又都总是受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受时代和阶级的制约，在他们的创作中，产生了极少数不好乃至错误的作品，这是不足为怪的。研究工作的责任，就是要找出产生这些作品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借鉴，而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研究工作。

在对待一些民族的“贝玛”（彝族）、“毕摩”（哈尼族）、“东巴”（纳西族）、“洞萨”（景颇族）等人物方面，过去，有的同志对他们缺乏历史的全面的了解，往往简单地把他们称之为“迷信职业者”，因而否定了他们在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不恰当的。其实，象“贝玛”、“毕摩”、“东巴”、“洞萨”等这类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这些民族的特殊人材。在生活中，他们既有从事迷信活动的一面，但还有积极从事文化活动的一面，他们一身而兼数职。在神堂庙会上他们是巫师；在节日、歌会中，他们是著名的歌手；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他们是医生；在缺少文化知识的地方，他们又是为人尊敬的教师……。他们保存着本民族关于历史、文学、天文、地理、语言、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们既是本民族文学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又是文学的创造者。那些著名的“贝玛”、“毕摩”、“东巴”、“洞萨”，往往就是他那个民族的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是他那个民族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本民族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他们在本民族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然而，过去有的同志把这些人